



四書目匯叅

孟子

八

口仁72  
2673  
24-18



10432  
2673  
24-18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孫疏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在冀

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石山金氏曰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舜為父母所逐負版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或曰東夷西夷猶從言東邊西邊○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也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一 敦復堂

大正十年三月廿四日  
岡本理七氏贈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

仁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下周原故號岐周在

今鳳翔府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

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二聖人也只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地之相去豈特千餘里哉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

下也蒙引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者非也看集註只訓作天下符節以玉為之篆刻

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

也語類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周禮中有以玉為符節又有竹符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

右合其左若合符節言其同也或問小註古人所為恰與以為信也

平千百世之已往後平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趙氏意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此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其同于聖總此例觀同是心理同不在事迹上論

○蒙引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

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存疑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

着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也揆亦是道○輯語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

不同。正於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踈矣。○度之而無不同故入皆可為舜文。○精言揆字與上合字相類符節本同合之自無不同。聖道本一揆之自無不一故以此聖之道揆彼聖之道猶以符節之左合符節之右也。○翼註要在兩聖字上見。出揆之所以一處蓋人非聖人猶或意見趨操岐出一見既謂之聖則已造極致處自不容有二也。○說統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則屬之論聖人者其字似說不去看來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揆度者言。○愚按一處在聖所將一處在知聖者之能揆字粘屬其字則揆字似死若將其揆二字畧作停頓看出一也則揆字自活集註度之而不應作死煞字看。○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輯

語未節推開論是揆之盡。○愚按此章直為從古聖人發凡起例須將全部孟子論列羣聖處一一案斷分明理融神會方能鑿然信此二語千古不磨。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

左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

水之上乘蘭草祓除不祥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

而渡之蒙引不直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冠

而不知為政之道得為不為而乃為其所不必為者所以為可譏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

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蒙引只此一字便是譏了不到

不知為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處方是譏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本也施以事言用也按此句是一章大指或問孔子以  
子產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艾乘興  
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之道此承上艾乘興  
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  
之政者乃獨以時脩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耶徒謹  
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不忍於民者或反不  
若子產之深也日子產之事可謂有不自結於民者矣然先  
王則以不忍人之政及於人如其體正於大而  
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  
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  
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所遺矣  
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  
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先王之政矣日子產相鄭能  
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  
政者橋梁之脩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耶曰聞之師  
日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  
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不忍乎多涉之艱而為  
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及人亦不忍乎多涉之艱而為  
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亦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  
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  
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本塞  
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  
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  
之意不專出於此也○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  
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興濟人一事而議之  
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之言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  
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  
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  
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江杠音

孟子集註卷之六 離婁下 四 敦復堂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

梁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蓋農功已畢可用

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

一事也或問小註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洽民心

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

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條辨民未病涉正對乘輿

梁既成則民原未會病涉何事以乘輿濟人○精言惟農

功既畢然後民力可用故徒杠輿梁成必以十一月十二

月惟時將寒沍故十一月十二月必須成徒杠輿梁註中  
又字分明有兩意○節首下一歲字見橋梁之成每歲如  
此民不患於徒涉自通一歲而言但平時徒涉不必以為  
病至時將寒沍則涉者病矣按此尤見王政體悉人情正  
在紀綱法  
在上見得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  
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闢人掌王  
宮中門之禁凡外內

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或問小註辟除之辟乃趙氏  
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

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或問小註  
君子能行

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  
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

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蒙引不專指杜梁成一事故小註云細大之事無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惟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興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興濟人正相反也○集解平政所該甚廣不專指橋梁而橋梁一事亦在其內平字宜看惟公故平惟公平故正大一平字中見王政能使人各得其所以為政之體本極尊嚴無用沾沾市惠此句不能必濟政自有為政之意下焉得人人而濟之則又見人之不能盡濟也故註用况字作進一層語實則不能盡濟正見其不能盡濟也設有濟有不濟其為不平孰甚焉平政二字通章主腦○註當涉者衆或指水或指人皆可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

矣

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不至於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益如此○說統凡政之所以不平病在為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點出一悅字以被之○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事上推廣說每人而悅是就乘興濟人上推廣說○精言日亦不足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恩有所難遍諸葛武侯嘗言治世即日力亦不足用悅人意方掃得盡

以木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按末節故為政者正與前不知為政相照應極

言小惠之不足事結出立言本指是一章歸宿處○此章是論為政不是駁子產子產當年偶遇徒涉以乘興濟之亦非必有悅人之意而聞其事者傳為美談則將以為為政所宜爾者故孟子斷其為惠而不知為政下就濟人事推論之見君子自宜平政為政自不宜悅人其意當與驩虞皞皞論王霸之指參觀方見得此章書所關者大原非

粘定  
子產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翼註視如手足愛惜之  
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

戴之捍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

衛之也蒙引秦漢以下中主之遇其臣  
槩如此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士林

路人言無怨無德也蒙引秦漢以下中主之遇其臣  
槩如此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士林

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

之報不亦宜乎翼註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精義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

於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  
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  
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  
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  
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困勉錄集註所  
引儀禮據儀禮

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  
引以為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  
乃指去國之臣言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  
而儀禮固不載也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  
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現在  
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

輔氏曰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也

先於其所往稱

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

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也

三年而後收其

田祿

所賦之祿入

里居

所居之第宅

前此猶望其歸也

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

也○文集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翼註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諫言行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輯語三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

篤至如此所以起為之服義非有成例可循亦非有心招致○條辨只諫行言聽二句便見君臣道合無愧手足腹心之恩誼即此便當為之服必說去後之三有禮者以王問舊君有服故從一舊字生情蓋不說到此不足以見舊君之縉戀久而不衰而去後之服出於臣心之所不自已未如此二字雖總承却側重三有禮上但未去前之心意交孚到此時亦倍有惻惻動入處故定須從頭說下耳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事載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集解只今也為臣四字便有無限感慨直從在國時賤惡情由至去國後種種刻薄與上節直天地懸隔方見得

寇讎之視實自其君使之何服之有一筆掃盡 ○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

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

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君子之言蓋如此或問小註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

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曰

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

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是說如此此是去

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

齊宣王所當聞為入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報施之可

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

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

成矣若夫在為入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

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

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

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兩可以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兩則字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可為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

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

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

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

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南軒張氏曰非特

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按兩條皆兼及言外餘意本指却只是見幾而作  
輔氏說尤不宜來溷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精義尹氏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或問小註君仁君義指君身而言莫不仁莫不義主下之人而言蓋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仁者君而義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義者

按此處不必如前章貼定用入行政說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兩非字緣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

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精義伊川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

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與是細人

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按此

條伊川特舉以見列耳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

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之義甚大

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

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

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盡天下之事守

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

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行熟則

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或問張子所謂真義理者

至矣其曰守禮未為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或問小

註此言察理貴極其精不為非禮義之禮言其於禮義

知之極精也苟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人弗為惟窮

理知至乃為大人耳○校註劈頭便辨別出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

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察理極其精者不能辨也故知先而  
 行後○潛室陳氏曰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  
 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  
 之為禮亦有不可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可受之為義行  
 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遍  
 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  
 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  
 於陳迹愚按但以其迹言大人尚未為真實了義○四書  
 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  
 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  
 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條辨可與權是就變事難  
 處者言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事事皆有只為工夫粗淺  
 便見到外一層見不到內一層大人察理之精故處處見  
 得到自不為似是之非諸家多誤認到達權通變上去貽  
 害不淺○精言人惟察理不精非其事非其時而強執而  
 行之在彼未嘗不以為真禮義而不知其適成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也○愚按兩非字須從禮義轉出兩之字又  
 須從兩非字轉出上八字須得箇箇分明則弗為處自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  
 斬釘截鐵並與達權通變無干○大人本領自  
 在兩非字前見得向弗為索解便落下一層

無過不及之謂中以性言足以有為之謂才以質言養謂涵育

寬以重陶善以導之俟其自化也語類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

也後章以賢謂中而才者也兼有才樂有賢父兄者樂其

善養人同終能成已也精言不是為子弟慶幸正是為父兄責成此

合下便棄只是不能耐煩忍待無以養之耳終能成已非  
 有以養之而何○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道

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按此於養字極有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義味然不如南軒之該渾

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

能幾何哉

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

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按末二句正對照故人樂有賢父

兄弟以見當養而不當棄然父兄固過矣而子弟之甘心自棄以上累其父兄者其愧又當何如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

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精義伊川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張子

曰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輯語不為有為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故張子以仁義之說實之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為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為非大為澹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此節有數說尺蠖之屈以退為進此黃老之嚼餘英雄之伎倆與聖賢道理全沒交涉即主必有守而後能有為然天下固能有守而不能有為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

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為。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語氣。先輩亦多從之。然細玩註中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為主。橫渠亦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如此說來。則不為有為。才是一串道理。何等直捷。即而後可以語氣。亦未嘗不得也。○集解有。不為不字。緊連有字。說全。是知擇內事。不徒以定守言也。字。拖起。下句。可以。有為。即。在。有。不。為。處。決。之。人。惟。見。道。分。明。則。是。非。之。界。判。如。黑。白。不。當。為。者。必。不。為。則。當。為。者。自。必。勇。於。為。程。子。知。所。擇。不。但。是。有。不。為。之。所。以。然。并。是。有。為。之。所。以。然。有。不。為。與。有。為。只。是。一。事。有。兩。面。並。非。兩。時。兩。境。而。後。云。者。只是。不。如。此。才。能。如。此。之。意。非。先。後。之。後。也。玩。註。惟。能。是。以。四。字。語。氣。甚。緊。故。太。指。只。在。力。爭。上。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太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有奸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條辨是則是非。則非原不

為懼後患。便爾緘默。然必當黜陟所關。從違所係。或扶公論以正人心。別賢奸以持國是。今但於人之不善者。便從而言之。全為摘人陰私。逞己談笑。後患其能免乎。孟子所為危言。以惕之。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或問楊氏之說甚善。然所為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

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愿之亂德矣。○精義尹氏曰。己甚。則失中。○語類易說。中正言中。則正己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與不棒。只打不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己甚之事也。○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

便是已甚。○集解本分只貼所為之事之理不加毫末方  
 貼聖人分上說。○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泮柳段干木謂為  
 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  
 聖人固天則之所存，況應曲當不過其則，自不至為已甚。  
 ○說統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曰：  
 不為已甚猶云至當恰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  
 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  
 肩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  
 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為至聖。  
 不是專說孔子為平易底聖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

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精義楊氏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或問  
 小註：這章書失在必字。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於言也。

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言也。於行也不先期於  
 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惟隨時隨事而觀其義之所  
 在，義當如是而言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四書通  
 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四書通  
 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  
 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愚按：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要自有鐵板不易底道理。大人者三字提起自  
 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疾讀，兩不必與惟字  
 緊相貫注，中間更畧作停頓不得。集註義之所在則必從  
 之，已了本義。卒亦未嘗不信果句，正與兩不必相為圓合  
 俗解。至有云信果可。○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  
 不信果亦可者，大謬。

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

則妄人爾。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

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  
 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先將木

分開說下乃併合。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

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此不失之本體集註正是以擴

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此不失之功

字又與上正以相呼應語意即環總歸重不失上○語類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所不知無

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

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

底人不成箇太底人了太人心下沒許多事又曰太人事

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大人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拘如

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

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太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

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太人是有所知覺底純一無偽○大

人之所以為太人者却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

可將太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偽說蓋

太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

純一無偽○文集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

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太人則有所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

偽安非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着箇不失字便是不同

處○精義伊川曰太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

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所知則

水或問申之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所知則

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爾眾人既有知則雜乎

私意不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不

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鏡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

無不照也按太人亦與聖人一例看楊氏以為語化之則

未或問駁之曰太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不當限以

未化之說也○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饑



為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蒙引亦人之  
 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  
 純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存  
 疑語意是說太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說是太人者  
 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徐思贖曰達說太人赤子只作  
 一人看曰其赤子之心者即太人赤子時之心也。又曰須  
 要看出太人赤子同而異異而同總在不失二字內見分  
 曉愚按此只細體味集註自見。○輯語不失赤子之心正  
 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太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  
 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愚按即云揚  
 大人之神奇亦無不可但是從赤子順推出去便為神奇  
 從大人逆收轉來即是平實兩邊互勘不失之義乃盡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去聲

專生固當愛敬。條辨養生者者字內該許多備物之典温清之儀說然亦人道之常

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

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記檀弓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盡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趙註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  
 奉大事也按當字只作為字看集註亦然或有訓擔當之  
 當者殊所不必。○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  
 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  
 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  
 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此養  
 生為尤  
 重大耳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輯語有刻入意有道則

其進為之方也語類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

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

字皆不虛設○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

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存疑至近言不待

言不但一事有箇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

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皆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

如地下有泉隨他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甚處掘便得也精義伊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川且學

問聞而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

得須是篤誠燭理上智則類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是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

涵泳其間然後自得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又

淺近事莫非義理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又

日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

失兼亦誤人○語類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正與

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

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

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

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之意同○蒙引深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觀大

註欲其有所持循字而可見○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

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外註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

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

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

益二集注本義附錄卷八 離婁 七 敦復堂

自可相融精義中明道亦云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  
 日自得此亦與南軒義同但須以自然而得之之意為主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  
 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  
 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  
 得於心也不得於心則口耳焉而巳然又不可以強探而  
 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  
 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  
 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意言之表  
 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  
 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  
 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  
 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  
 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聞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  
 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

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  
 放使開也日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日未得之則固無可  
 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  
 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  
 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日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  
 日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所藉以爲  
 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  
 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  
 出而不見其盡也日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日  
 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  
 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  
 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  
 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  
 或沂或浴無不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語類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深造之  
 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既  
 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  
 下句又要入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深這  
 敦復堂

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底出來自家資  
 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  
 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太寶  
 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事也撞  
 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  
 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上  
 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面八方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此  
 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  
 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一箇  
 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一箇  
 着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天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  
 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且如為人君便  
 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  
 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  
 頭處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  
 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着他源頭  
 ○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  
 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

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  
 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  
 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畧言  
 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精義尹氏曰深造然  
 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  
 所施而不可矣○雙峯饒氏曰以道便是致知力行之方  
 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而  
 言也蒙引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按此較饒說更渾更確  
 ○四書通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  
 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也深  
 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  
 見功效太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  
 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精慮是勿忘左右逢原地  
 勿助○輯語自得之中火候固自不同到左右逢原地位  
 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集解果默識心通自然而  
 得之於已則其原固已在我矣居安資深皆此原也到此  
 左右逢原只是道理爛熟後四面八方都是這箇非至此  
 始有原也故自居安至逢原皆歷歷形容自得中境候有  
 敦復堂

如此者未句繳自得正繳深造以道  
 起結兩欲其一故字縮合文外有神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語類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飲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似專言深造故特併歸以道以道以補明程子之意實則不以道者固無從深造即深造而造之不深者亦終無以自得之也熟復或問語類諸條自見○或問小註少時見雜將出卯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如詩書六藝之文而詳說其理者如詩書六藝中所載許多  
 道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雙峯饒氏曰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才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按此為確證○國問博者所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益所謂博且詳是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有所遺也○語類貫通處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伊川說格物處云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約自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將來臨事自有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按本指只就知一邊說此條說到臨事知行固自相關但

於反說約處不見親切○潛室陳氏且不博則約無所施  
 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蒙引學與說不同學就  
 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翼註上句是工夫下句推所  
 以用功之意如此蓋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約也○說  
 約說字即上說字非有兩層說也只是愈說愈貫說到約  
 處耳其曰反者理本由約而博學則先博後約沿流溯源  
 故曰反○不遽云反約而曰反說約是就詳  
 說時言其說之詳悉正欲說出本來大旨耳蓋承上章之  
 意而言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  
 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學非欲其徒博而亦  
 欲其自得之深也按此亦不必深泥學非欲其徒博而亦  
 不可以經約也語類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  
 如何會約便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  
 深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  
 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按此即註中徒博之病若所謂經  
 約者則或安於固陋或遁於虛無徑情率性其為患亦不

可勝言○輯語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  
 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  
 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條辨註非欲  
 其徒博而亦不可以經約分明兩面夾定詳說此是博約  
 中間交接徑路正為論語只以博約對言孟子恐人不知  
 博何能約故特地點醒使人有下手處○愚按此章博約  
 相為首尾與論語中對待之旨自微別以詳說作前後貫  
 輸則於理益精而為學愈密不博無可詳不詳不知反歸  
 重而詳說之中權扼要首尾  
 如環將以字只在此中領取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

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或問范氏

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非此章之意蓋彼皆言服人而  
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有公私大小  
之不同也○文集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  
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  
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  
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  
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  
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  
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  
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  
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  
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  
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難見孟  
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  
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  
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則盡乎人矣○輯  
語戰國惟以併吞為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效法并是桓  
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

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  
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霸以桓文為極王以  
湯文為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說  
統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見必須  
以善養人切不可  
可以善服人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張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范

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或問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

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為  
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愚按味朱子之意似以  
前說為長○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嫉之私方其欲蔽  
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  
敦復堂

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條辨此深戒人君不可聽蔽賢之言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趙註水哉句述孔子稱水之  
辭何取句究孔子取水之意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  
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泉或以連  
屬不舍字看者非也不

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惟原泉所以常出不竭而此句又  
下二句總綱盈科後進是不舍中

次序放乎四海  
是不舍中究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

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

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  
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

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不舍  
以下三句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

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  
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

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蒙引必是原泉然後能

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極○原泉  
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慢說出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

好丁寧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  
○困勉錄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

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後進相反涸可立待與放乎四  
海相反按本節亦正須與下節對針○汪氏曰水之可觀

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  
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澮可立待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

之譬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或問

范氏謂君子以情實為本名譽為末此非孟子之意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名譽

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精義尹氏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語類所謂聲聞過情這箇

木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

方得○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發揮出來○條辨情實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

從有本中發出來者有本於內而後情實見於外非即可

以情實當有本也故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名譽為本末○

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說統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宋羽皇曰恥不恥

其他日之澮正恥其今日之盈○愚按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自是聖賢為己之學恥本不為愛護聲聞而然因此

處為殉名之徒說法語脉緊承澮可立待恥字放下層故字越鞭

緊一步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于譽之病故孟

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

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

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

務本乎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

只以虛譽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于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入所取

如何爾理固無盡也○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凡物之垂及而慮其不免曰幾物之罕至而惜其不多曰希此曰幾希少之也亦危之也虞書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盡括此二字中但此云人庶衆物之所以異則專主道心而言故集註只訓少字

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

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

為少異耳幾希字畧一小按下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分實在於此語類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同者

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才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出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爭這些子又曰人若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蒙引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指甚重而非輕之辭也○條辨論初頭只是一性天未嘗要以全者與人偏者與物故曰理同而氣異論既具形氣後則形氣既偏理亦不能全具此氣異理亦異集註言同得則先理而後氣言入異於物則先氣而後理須要反覆看○朱子謂所以不同者心以心為百骸九竅之主內包道理外攝形氣凡形氣皆道理之所貫徹而所以貫徹之者全在此心人得形氣之正此心先是虛靈底故雖或氣稟昏濁亦只是虛靈上有遮障克治之便仍然虛靈故能有以全其性物得形氣之偏此心先

是不虛靈底故雖有一兩路明終是死煞不活動故都見不通推不去可見人之形氣正而理全異乎物之形氣偏而理亦偏其所以正所以能全者只爭這些子虛靈耳這些子虛靈便是道心去了這些子虛靈便是人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便只爭些子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

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精義問人與禽獸懸殊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

之存之上有不處否伊川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  
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  
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語類  
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  
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  
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又曰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新安陳氏日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按戰兢惕厲全要從幾希字體味而出○輯語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愚按卽以心言亦是載此理之心是卽所謂道心正所謂心之虛靈能包得許多道理者其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亦何嘗不於心上辨取細味語類自見○紹聞編戰兢惕厲之心頃刻不可忘蓋天理人欲之幾其間不能以髮出乎此則入乎彼特在此心操舍之間而已凡日用之間反觀密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主乎理而不狗乎血氣者存之者也其恣情狗物以天命爲不足畏戀人欲而不忍割則去之者也○說統庶民去之則人皆禽獸矣何以人類至今不絕全賴君子以一人之存存天下之去兩句須如此看方與下數章合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

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

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

語類明於庶物如物格愚按若言格

物便非生知地分矣○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問文勢自上看來此

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

甚要緊底事舜看來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惟是於人倫最緊要

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

安而行之也

精義伊川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能精義仁義行張子曰明庶物察於人倫然後能精義

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明庶物察於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

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人

各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或問

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三言

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語類明察是見

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為有先後也○語類明察是見

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不待求之於

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問舜由仁義行學者須是

行仁義方得曰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

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

為準的方得○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為二物由仁義行

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

全其所以為舜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

行如規矩之於方員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於仁義

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人着意推高大舜

便似以仁義為糟粕却又錯了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

義

敦復堂

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紹聞編庶物皆幾希之理之所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本也舜聰明睿智周萬物故明於庶物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知叙而經正知秩而禮行故察於人倫於庶物宜於人倫厚其肫然處即仁其釐然此則聖人之處即義是其仁義根於心而所行由此出也

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歷一理會過按此綜舜一生而論之以見孟子當日所以託始於舜之意與集註不待存之之旨正互相發也蓋既日不待存之又日而無不存可見孟子舉舜正是做箇君子存之底樣子雖聖人之事自微有不同然孟子當日意自在分別君子庶民不在分別聖人。○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輯語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

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集解正惟聖心無間故暫時飲酒遂有此言不但為自己嚴嗜慾并為千古杜亂萌

曰禹拜昌言

詳禹聞善言則拜下○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條辨禹

惟此心過絕人欲不敢有一絲之留故一見旨酒惡心便生此心純在天理未嘗有一息之間故一遇善言好心便生此只舉一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語類問禹惡旨酒一章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類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

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註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

恰好無過不及而已○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

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

義精密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愚按二者固是分貼行政用人然執中即是欽崇天道率履不越無方即旁求俊

又簡在帝心須就聖人心窩鞭辟向裏方與存之嫡派相入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要看集註兩已字兩猶字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或問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曰為是說者正以

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

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為一亦何害其如未之見哉若夫博施濟眾堯舜猶以為病

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為聖哉

○紹聞編懷保小民惠鮮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則其視民如傷可見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其望道

如未見之心可想矣○條辨曰視文王之心視之也曰望文王之心望之也如傷如未見正從文王保民之至體道

之極想像而出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孟子集註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泄狎也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惟親狎故忽畧之 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

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或問有謂武王之

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

窺度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

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

視之無異於一身耳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

而所以無異於一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

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

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

語類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均浦激一時皆得無有遠邇

○泄邇忘遠此通入與事而言○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

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

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

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

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劉上玉曰遠邇亦通時

與地而言按時地亦即包入事中○慶源輔氏曰於人所

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

息○輯語合二語見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紹聞

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

刀劍戶牖莫不銘焉其言有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即不泄邇之意也有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即不忘遠之

意也○翼註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

言之○徐辨聖人亦非真遠邇無分不泄邇則所以處置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敦復堂

其事或有所不合

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

語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

不合非說三王彼此不合，乃是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就，已與三王時勢不同處而言。

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土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愚按：講家有以其有不合，看在此四事外者，試思四事中亦何所不包舉。孟子各稱一事，乃特舉大綱而言。井田封建等項，正其中條自也。但在本文語氣，自以渾講為得。○紹聞編未得之，則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思則如三王之我鑿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得，得則如三王之我授也。○愚按：思之誠行之果，此正周公所為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處。蓋首一句是總冒，語下乃抽出，不合處以發明之。其有字須如○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此理會。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四書通朱子嘗云：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紹聞編易乾之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聖人示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矣，放則死矣。是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朱子曰：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

心之所以不死也。

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思則如三王之我鑿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得，得則如三王之我授也。○愚按：思之誠行之果，此正周公所為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處。蓋首一句是總冒，語下乃抽出，不合處以發明之。其有字須如○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此理會。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四書通朱子嘗云：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紹聞編易乾之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聖人示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矣，放則死矣。是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朱子曰：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



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嘗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愚謂觀二先生之言可以知此章所謂憂勤惕厲之意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矣○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程子曰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

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源

輔氏曰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精義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楊氏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又曰春秋始於隱公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語類問先儒謂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日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所作東遷以後朝

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松陽講義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為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咀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揚水鬼爰諸什。氣象本然。淒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王者之迹於此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太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輯註春秋繼王迹不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輯註春秋繼王迹不

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於諸侯而雅降為風所以降為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不可入雅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孔子作春秋所以存王迹之熄也○條辨春秋有褒貶與詩有美刺亦只是一箇意思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不亡春秋尚不作可知然則春秋雖非有意繼詩而春秋能存王者之義與詩存王者之義則一也○王者不作所存者迹而已這迹字何等鄭重迹不熄則義便寄在這迹上此詩不亡春秋可不作也○愚按熄則義便無所寄此詩亡春秋所以不可不作也○愚按味然後字便隱然有孔子自謂竊取之意在義固不係乎詩却緣詩亡後不得不如此覆頓詩亡正重傷王迹也此孟子善道聖人憂勤惕厲處○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日詩之本義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者或近之也○松陽講義註以詩亡為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以詩亡為風亡與註不同今當依註然此說亦不可不知

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檣音逃杙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于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

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杙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

記惡垂戒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

載朱兜共繇而已以楚史之名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觀之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

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言禘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

名也正解此節只叙箇春秋之名之由為前後兩節過遞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脉絡梗矣○按上節提春秋作

已就孔子之筆削而言此節脫開溯明春秋本是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檣杙下例以見列國皆有之至其無關王迹

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內本文只是說箇一也隱然見得所以不一者其故自有在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

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蓋言斷之在已所謂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

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東陽許氏曰上以三國之史同言

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記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耳至於孔子之春秋

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問義字重首節推春秋

所由作下詳作春秋之事見其昭大義以存王迹也○存  
疑晉之乘一節言春秋本是記事之書其事則齊桓晉文  
一節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  
典主之此獨稱齊桓晉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  
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王  
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按春秋之義亦何嘗不是王者之  
義但本文三其字疊疊如貫珠則意有所主故困勉錄以  
為存疑說是○條辨上節言魯之春秋原自有事文在本  
題只重兩則字言其事其文則不過如此以趨重其義非  
孔子不能取也上兩則字是輕述之詞下一則字是歸重  
之語○松陽講義春秋一筆削之間變史為經變霸為王  
不必盡刪舊史之事惟即其事而明其義則雖小白重耳  
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曉然可見不必盡變  
舊史之文惟即其文而著其義則雖董狐倚相之所書而  
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無  
非指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於禽獸之域而躋之於君  
子之途詩亡而不亡也王迹熄而不熄也夫子為東周之  
志不得行於天下而悉寓之於此此其所以斷然自任而

不辭也○精言竊取註云謙辭猶曰據予一人之私見云  
爾大旨重取字不重竊字若謂以匹夫竊天子木權則先  
獲戾於大義矣何以裁定天下之義乎至因竊為謙謂夫  
子不敢以義自任者亦非也筆則筆削則削分明斷自聖  
心如何不以義自任愚按味語氣固是聖人以之自任然  
一腔矜慎之心未嘗不流露此二字中即此可想見憂勤  
厲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  
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爾軒張氏曰春秋  
未經聖筆則固魯  
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  
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慶源  
輔氏曰春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  
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  
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此又承上章歷  
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  
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

特言之輯語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

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新安陳氏曰諸經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按以此為政亦從王迹上起義故或問謂尹氏之言約而盡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蒙引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存故風曰流風韻

日餘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

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精義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松陽講

義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愚按莫如渾說為得集註木約二字極穩○南軒張氏曰五世木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楊○蒙引孟子此語特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而言

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慶源輔氏曰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

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雙峯饒氏

日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條辨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蓋云予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乃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

也更記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按此亦只宜渾言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

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

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

善其身益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精義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

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松陽講義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即以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既在五世之內豈以未曾親炙未得為徒而其道統遂邈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卜子喪而木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况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要私淑句看得的實○愚按兩字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兩句接縫間註中雖有然字一轉曲體當日抑揚宛轉之神而語意却自一氣直下固不得以私淑諸人便不消為孔子徒却正以未得為孔子徒愈益私淑諸人此中正自

有其難其慎憂勤惕厲處若照時解以上句為感辭下句為幸辭則上下畫成兩極當年直接尼山一段深情更從何處領會○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

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新安陳氏

日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敘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係蓋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

自疑之辭也。語類可以取可以無取是此而取之則傷廉矣

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看來可以取是初畧

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

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度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

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

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

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

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過取固害於廉然

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

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之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

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

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蓋奪乎彼者

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蓋奪乎彼者

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

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文集問取之傷廉

不難於擇矣若可與可不與可死可不死之間不幸擇之

不精者與其各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

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幾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精擇也

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雙

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面

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

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按事情固

爾然本文木指只是三平。精義尹氏林氏曰公西華受

是傷勇也引林氏語仍歸一例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逢薄江反 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此句便為

不端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係辨是亦羿有罪焉是孟子立案

來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薄言其罪差薄耳

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

語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

所取之友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

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

正人知其取友必正只此二句是通章主腦孟子斷羿之罪者以此故度庾公必



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倚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蒙引此孺子逆料庾公於未至之先而獲免於庾公已至之後序上段重尹公之他端入下句叙下段重不忍害夫子下句蓋以端人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四書通此章雖特以取友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庾公之斯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入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入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來完廩又怎生下得

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或問程子之說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有異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

新也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

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

聳然而作。○翼註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按本文兩則字宜着眼。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語類是無箇字得下

故下箇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

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

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

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

有跡而易見○語類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

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見只看這箇便見得性○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如曰則字不可做語助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伊川以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上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又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否曰然○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入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

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

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語類性是箇糊塗不

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跡。底底是善。逆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以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便是實也。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便是情。○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然。○利是不假。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假人為順之。而行。按此首節。所以為言。智起。象見。其無事於鑿也。○故是已。然之跡。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約循躔度者。是順。按前以水証此。以星辰証皆融會下意。以立言。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為利之本。如水搏之。過額。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為性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

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音。專主智言。於性。性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性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善惡混。不能以利害為本。而然也。○故猶云。所謂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益故却以利為本。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為本。順者。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條辨問語類有兩說。一說謂天。下之言性者。只說得故。而已矣。此是指言性者。皆能言故。但不知故。必以利為本。一說謂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此是教人言性。須驗之於故。而故又必以利為本。似後說於集註為合。日既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所該者。廣知性者也。只說得故。不知性者。也。只說得故。則所該者。無形。憑甚麼人言性。只說得故。即聖賢言性也。只說得故。下而已矣。三字。以此外無可言也。但故者。必以自然之勢為之本。凡人言性。究失其性者。以必本其自然之勢也。聖賢言性。乃得其性者。以必本其自然之勢也。勢只在故。

者以利為本一句。○集解本字只當主字看。非本末之本。○雙峯饒氏曰。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自然了。○蒙引。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異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以自然言性。正以見理本自然耳。○愚按。首節只當作一肩頭次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方是喟明本指。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慶源輔氏

且人物所得之理本皆利順。無待矯揉造作於其間。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

而失其順利之理。○西書通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人為之使然者也。

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

為害也。語類此章意在智字。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

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蘇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千古謂之神禹焉。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切不可依新安上下節強分。○居業錄。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

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愚按：此只利與鑿之分，而已未嘗無事。且一任驚天大事，却是行其所無事，非大智而何。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度字須着眼，是日至，可坐而得。語類故

將已然之迹言之，則此處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

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

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

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

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

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

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千歲之日至

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愚按：新安於前節

言利者，行所無事，非利而何。言利則故自不待言矣。其於

此節言故者，天行惟已，然之迹可見，已然者之為自然，從

可知也。言故而利，即在其中。此雖分而實非分也。蒙引

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

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

為體。○集解：治曆者，以天之度為主，而天之度，憑星辰上

推，如某星纏某度，為冬至。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

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按：上節言事物之理，可順而不

節之餘，意天之高，星辰之遠，正對針小智之徒，窮高騖遠

者言，見天下極高遠之事，尚有其故，可求，何况事物之近

明明有極，順利之故，在而何用鑿為。所以深必言日至者

曉之也。通節指點之神，原是論智，非為論曆。必言日至者

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新唐書曆

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

且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新安

離婁下

敦復堂



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  
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

旨矣精義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存疑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按為其鑿也一句尤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

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集解有子之喪有子職之喪也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

○蒙引進進右師也○說統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入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合訂眾人意中惟有一右師未有孟子右師意中惟有孟子並無眾人孟子意中無右師亦無眾人惟有一禮入門

下二句兩有字兩者字畫出紛紛藉藉情景儼然惟有一孟子在旁王驪口中皆字獨字早已冷然伏案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

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畧也精義尹氏曰惑於諂者以禮為簡古今所同也○條辨諸臣進就時只知有右師何暇着眼孟子孟

子之不與右師言惟右師見得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

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

之喪禮洫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

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文集孟子鄒王驩而

之禮師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然朝廷

驩事於出弔處已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

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

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

○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誦之也。右師以

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

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淺

說禮簡正相反。以失禮為簡。無足怪也。而子敖以行禮為

簡。不亦異乎。○存疑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叙列

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有同階而異位者。集註所

以言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作兩層說。○或問愚聞之

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為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

子為簡已。而孟子辯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

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

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

又必盡其辭也。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

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志也。語類問君子以仁

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

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

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

孟子集註本義卷八

離婁下

敦復堂



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按此恐人看存字以深求反失故以處心依約言之然處字畢竟當存字不得○問以仁存心如何○雙峯饒氏曰不以下以字也不得按此義只細體註意自見○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愚按集註既云以是存於心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愚按集註既云以是存於心禮何等切實却又加而不志三字才見得君子居心之獨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直將下文三自反有終身之憂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都歸函蓋更無些子滲漏末節註中存心不苟四字乃其歸宿處也○輯語心是活物有節道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以字禮以強制此心也以字存字正須善會始得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於外也○述朱不論存發俱無間斷但用意含蓄逐節次第說出來此就尋常接人處見仁禮正有實際不是寂守一心○精直施與發不同發者由中而達外施者以已而及人○存疑此與下二句一氣緊遞起下三自反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輔氏曰獲乎外以驗於內也○新安陳氏曰失驗字已含下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述朱此連上節懸空立案論理如此為下三自反地人不應一面尚宜渾○條辨才說仁禮存心便及施驗此非說向外去正以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恒愛恒敬何以見我為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即層層從下繳轉乃見細密無間○按兩恒字是言其常理只就君子自身體驗下文三自反精神已到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物事也集解則君子必自反也則

字繁從上兩節生出蓋因人不愛敬我而自反我之不愛入敬人也此物奚宜至哉正與上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相足見橫逆之至定非無因我何得不自反節中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語類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又曰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于誠實也慶源輔氏曰

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下息不存下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按忠非有加於仁禮然必至忠而仁禮之分量乃盡此君子之自反所以必極於此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愚按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

與禽獸奚擇哉此二句自是絕之之辭到得於禽獸又何難焉便是下而將橫逆劈開一面仍然以仁禮自反見禽獸固自不足與之校而我之所以愛敬人者則正無有已時看下面便直接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可見此句語似寬解意正鞭緊一重必至如舜之為法可傳須是有苗來格世間安得有妄人百獸率舞斯人何至為禽獸非真度外置之也或問楊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

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纂疏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存而不自覺不自強故無後憂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便是苟且

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為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按舜之難固在處人倫之變然切不可與前橫逆相牽合語病所關不小語類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四書通君子待人者恕責已者嚴恕則不校彼之為妄人嚴則惟恐已之為鄉人紹聞編此章三自反之後繼之曰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開闔關鎖得極有精神註中存心不苟貼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貼無一朝之患憂由內出患自外至其無亦自君子之心有之無之耳乃若所憂至如舜而已矣見得均之為人我何以不如舜憂之必如舜而已矣則終無可已故曰有終身之憂若夫所患則亡仁禮之存於心者既有常愛敬之乎於人者又有素縱不能必入之不加以橫逆而能必已無致之道苟已無致之君子豈以一朝動其心哉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此。○按此章似是為處橫逆人說法。然於君子存心之功。直是鞭辟得盡。學者果能自檢此心。所存不苟。則盡性至命之學。其亦將有以幾焉於持身涉世何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蒙引躬稼主稷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蓋治禾非得播殖。則無以奏艱食播種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二者相待為用耳。○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愚按一日當平世。一日當亂世。便已為地字伏案。兩賢之便已為同道。及易地則皆然伏案。○語類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難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聖賢出處不同而孔子皆以為賢。孟子即從此生議論。正所以發孔子之意也。○湯霍林曰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徐辨聖人之心與道

為一故進之道在救民退之道在脩己聖人進便心乎救民退便心乎脩己惟其心一是以道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之急也輯語禹思天下

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

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

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

故思字須貼定由已講按如其急是從已起見不是從

思起見集註着身任其職四字是此節單言禹稷蓋禹稷之

前後節俱以禹稷顏子並言而此節單言禹稷蓋禹稷之

所以如是其急者見而顏子之所以不急者

自見舉單見雙意故重顏子不重禹稷也

###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愚按就心上看原未隨感而應各盡

其道就道上看便只看所處之地何如先提故使禹稷居

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

### 憂禹稷之憂也

精義伊川日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

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

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張子曰禹稷顏子同道易

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

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

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之志何如或問程子

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

之心也存疑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可見

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脩己其救民其脩己所處

之地當然也所以為同道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

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安在其為同然此事之理此理也

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也輯

語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

稷易地為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然亦須易禹稷之

地始得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按先用救之二

被髮纓冠正為過門不入寫照集註言急也畫龍點睛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按雖閉戶可也亦正善為陋巷追遙寫照妙在

字便聳身躍出兩可也遙應兩賢之乃正明其為同道也

同室鄉鄰證明地字以見各盡其理不在事迹之同語

類問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鬪

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日有兄弟固當救然

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鬪歐救之亦無妨○此章言

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

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

所遇皆盡善精義楊氏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

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

橫自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

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諸天下各欲

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

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

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

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救之者顏淵閉戶者也

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

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明矣○二程語錄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按

此無與本指然亦可見顏孟不同處講家有以辨顏子為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

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連用三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

地步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述朱雖不必拘拘相對然說來自自有針鋒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雙峯饒氏曰章子得罪於

父與其他得罪不同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按章子既無世俗之不孝却緣何得不孝之名因其子父責善自起賊恩之禍故此處既將世俗撇開却用夫章子三字提起就他行事上以見章子實有罪不能為章子護也至末節則又因其出妻屏子痛自刻責惟恐更加不孝之罪則其心為可憐者故又複提夫章子三字以見章子自有心不忍為章子晦也末句是則章子已矣則統承兩夫章子而總結之作意沉吟自見得所以與遊禮貌之故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孟子集註本義圖考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以坐

賊恩見其得罪於父自無可道則通國不孝之稱固不謂無因下乃提出他一段苦心處有非通國所能知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

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

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罪莫大矣○輯語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

自其不孝之寃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

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此章之旨於眾所惡

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新安陳氏曰不

不輕與絕猶眾見至公也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

不與之絕耳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云云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不相

遇雖是父不是已然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

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害之大者此便是

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然當

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

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而以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

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矣○條辨章子不知幾諫之道以至有賊恩之禍到出妻



屏子時直是無可挽回不得已而痛自刻責孟子亦以其心之迫切而矜之非以其行之盡善而取之也前後將行事與設心兩兩比勘益見孟子論斷不爽分毫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忠在心敬在貌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正鮮室如授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為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條辨從或人盍去一問直至曾子反都不是左右心事故左右之言即貫上兩層而總結之曰殆於不可○曾子之去原不問或人之可曾子之去反自如亦不問左右之不沈猶可去自當去反自當反原有師也父兄也一段意在

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

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沈猶行既曰是非汝所知

也則沈猶行畢竟知得乃不肯明言而但引負芻之未與含蓄無窮禍曰負芻則不至如越寇之多矣從者七十人則亦可以衛沈猶而無恐矣而終言師賓不與臣同屢提先生為通節眼目其為師賓自己顯然但不與臣同之意直至末節始見不宜預透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按上節屢提先生則所以去之意自不待曾子明言下節或人諷子

思以去則大非子思之意有不得不與明言者稱彼稱君凜然效死勿去之義不獨明已志亦所以昭臣節也。困勉錄兩節兩書或曰言其皆無定見也君子可去則去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自不足憑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對父兄字看。曾子師也子思臣也上兩節已明示其意此特更申以父兄也微也而所以去

不去之故益明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

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

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

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

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

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

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贄以服君之事有難而

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

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

之時中一而已。條辨集註於此章亦拈出心字正見道

因地為轉移心隨道為變化心惟其是則道惟其同也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

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

變而不害其為同也愚按前章於禹稷顏子曰易地則皆然所以概其終身而人之出處可以

不相謀此章於曾子思亦曰易地則皆然所以準其行事而事之可否可以獨為斷總之必有其不可易者而後能為其無不可易此其所以為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古覓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

精義尹氏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宜乎不能知孟子也○翼註果有

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瞞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味一果字必是齊王見孟子道氣巖巖覺其有異人處因使人於居常用瞞其果有異人亦人耳豈有異於異人否大率是高視孟子之意

人哉

集解齊王之瞞是疑孟子之有異於人非疑其無異於人也故孟子次明已之無以異於人而特舉堯舜

以曉之言雖堯舜依然是人平生日用不過人所當為之事乃是舉人共驚為異者以見其無異非其以堯舜自况

亦尚未說到人皆可為堯舜處不過因問而答就日用常行對付瞞字不必說向精微一切踐形盡性語求深反廓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

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墻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

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塚也顧望也訕怨詈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精義尹氏曰妻妾猶不能欺而况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他人

其無恥則一揆。吳因之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郭播間三句上蓋其東鑽西闖搖尾乞

憐恰與乞播轉顧相似鄙賤當世之意不言如畫。前之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

○精言齊人情態不至若此妻與妾必不羞而泣求富貴利達者之所以可羞而泣者亦以其若此也。此其為饜

足之道也一句指點將乞人深情秘訣和盤托出道字下得更尖更冷按下節所以字正從此一句寫照。集解今

若此固是總撮之辭然即作慚慙忿恨說不出口光景亦妙其妾之訕亦何待其妻盡出諸口耶。末二句復摹寫

齊人昏迷沉溺恬不知恥曲為富貴人寫照乃更毫無遁形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

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南軒張氏曰意

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

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徐岩泉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于態萬狀皆在此中

○條辨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播間之所以求在入尚看做是兩樣在君子則看做是一樣其所以求之情之

術之辭之態已隱隱躍躍寫在齊婦施從一段中故硬將妻妾之羞泣入在求富貴利達人身上。○按一章關鍵在

由君子觀之一句君子者誰即孟子自謂也將泰山巖巖萬鍾弗屑一對照自得。○徐思曠曰當以由君子觀之為

主痛罵這等人也無益即羞與泣亦惟君子見○趙氏曰  
得耳此君子所以甘貧賤而決不肯苟且也

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卑

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

念不在是未得則憂愁窮蹙志氣藹然不勝其小既苟得

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

於乞播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

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未俗之鍼砭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終

